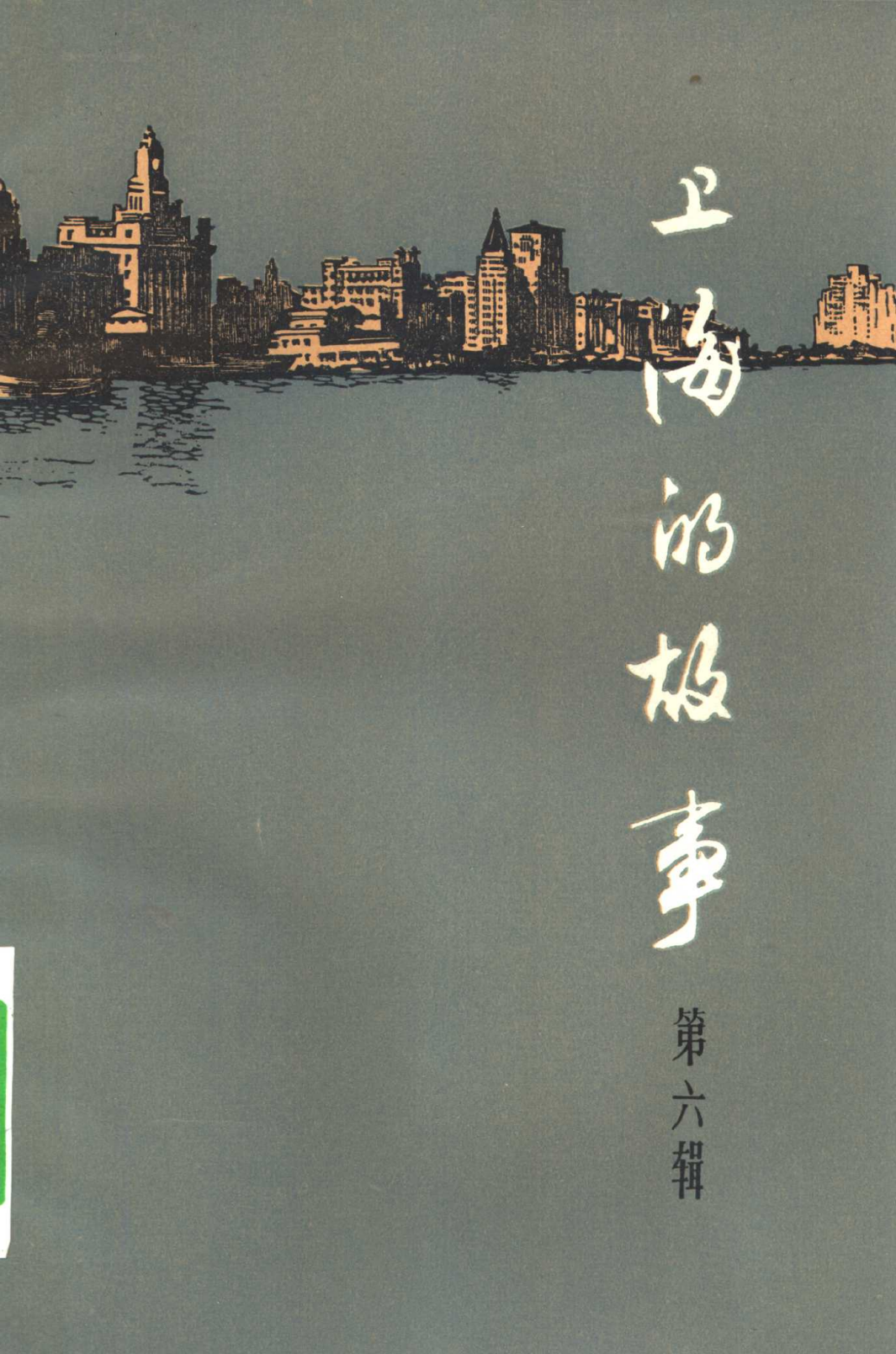




# 上海的故事

第六輯

上海的故事

第六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 海 的 故 事

## 第 六 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7/16 插頁 3 字數 45,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統一书号：4074·376 定价：(六) 0.24 元

## 編 者 的 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經

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这套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虽然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或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我們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有助于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有助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忆苦思甜，温故知新；从而进一步激发起人们的阶级感情，使人们更加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

这套书原名《上海经济史话》，我們根据讀者的意见，改用现名，今后的内容将不限于经济方面。我們在这套书的组稿和編輯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 謹此表示感謝。书中如有缺点和錯誤，希望讀者提出意見。

## 目 录

|                          |              |
|--------------------------|--------------|
| 旧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美国电影 .....     | 庄新儒 (1)      |
| 美国强盗华尔和洋枪队 .....         | 佳 就 (9)      |
| 美帝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机构            |              |
| ——圣約翰大学 .....            | 史 人 李昌道 (19) |
| 英美烟公司的掠夺罪行 .....         | 經史英 (33)     |
| 吸血的“蜜蜂”——英商上海密丰絨綫厂 ..... | 龔 商 (49)     |
| 帝国主义盜窃我国气象情报的            |              |
| 徐家汇天文台 .....             | 冰 谷 (59)     |

# 旧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和美国电影

庄新儒

在上海,大家都知道在南京西路国际飯店西首,有一家大光明宽銀幕电影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这里受到教育,得到休息。可是当大家坐在它的舒适的座位上,从銀幕上一个个激动心弦、发人猛省的镜头中得到启示和鼓舞时,可曾想到解放前这里竟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从精神上毒化和戕害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据点!

大光明电影院是怎样被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并且成为它的一个侵略据点的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 从“老大光明”到“新大光明”

最早的大光明电影院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建成,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开幕的。它是由一个姓勇的中国买办开设的。这个奴性十足的买办为了抬高光明的“身价”,并取得特权地位,竟勾結了几个在上海鬼混的美国流氓,向美国特拉华州政府登記注册。这样,大光明便算挂上了“美商企业”的招牌。

过了几年，美帝国主义看到电影及电影院不但是从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且也是吮吸中国人民财富的一条大吸血管。它觉得原来的大光明不但规模太小，而且也不是直接掌握在它的手中，不能充分实现它的侵略野心，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就派出国际抵押銀公司的經理格兰马克，由他出面糾合了原在中国影业界招搖撞騙的英帝国主义分子卢根等人，急急忙忙地筹建一个联合电影公司。方案刚刚商定，就在各家報紙上大吹大擂，大登招股广告，并公开宣布他們的“宏伟”計劃：募股額为白銀三百万两，以二百三十万两来統轄上海及外埠第一流电影院至少四十家的管理权，其余七十万两自造摄影棚，自制影片。他們还恬不知耻和毫不諱言地說什么“其获利必极优厚”，而“伟大之成功与利益，必可操券而待”。其实他們所筹建的公司及其募股計劃是一场空前的大騙局。他們为了引誘更多的人上鉤，不仅把計劃吹得天花乱墜，而且把每股股票的金額只定为几两銀子，以引誘小市民也把平时积蓄的一些錢去买个一股二股。就这样，很快被他們騙到了白銀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两。于是这家公司就在一九三二年宣布正式开张，格兰马克、卢根等人也粉墨登场了。正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們得意忘形地企图在中国实现其野心时，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妄想独占中国电影事业，到中国来建棚拍摄影片的侵略阴謀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联合电影公司自造摄影棚、自制影片的計劃終于未能实现。但是，他們却轉过身来买下了原来的大光明电影院，并在原址翻建了新的大光明电影院。

这座新的电影院，据他们在当时的报刊上吹嘘，说是拆旧建新共用去白银一百一十多万两；它的“全部建筑采用现代的立体式，别具风格；门面大部分用大理石镶嵌而成，益形华贵”；内部还设立“喷水泉三座，它的水花能幻五色，绮丽夺目”，等等。不管这些东西到底造得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中国劳动人民建造的；资本也是中国的，它是中国资本家从劳动人民头上搜刮来的。

联合电影公司的帝国主义分子们选择了市区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不惜代价，拆旧建新，使大光明的建筑、设备不但在当时是“沪上第一”，而且也是“远东第一”，其目的是要用这块牌子为号召，来攫取巨额利润。

这座号称“远东第一”的大光明电影院在一九三三年正式落成，同年六月十四日开幕。开幕之后，果然每天都是座无虚席，可称得上生意兴隆。照说，这是一宗大大赚钱的好买卖，却不料未过半年，联合电影公司就宣布破产清理了。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一场狗咬狗的丑剧

原来，联合电影公司成立后，董事长由美帝国主义的国际抵押银公司的经理格兰马克充当，总经理一职则由卢根担任。新大光明一炮打响后，卢根得意洋洋，雄心勃勃，大施大鱼吃小鱼的手腕，采取压低票价的办法，一下子挤倒了好几个中国同业，连当时算在头轮之列的光陆电影院也抵挡不住，不

得不宣告关门。这是卢根想要独霸上海影院业的一着“妙棋”。美帝国主义分子格兰马克当然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美国佬比他的同伙更为奸险狡猾，他看到这是一条大有发展的财路，和卢根坐地分赃还远远不过瘾，最好是一口独吞，而联合电影公司的一大部分实权却掌握在卢根手里，白白使这个小子发了财，得了便宜。要独吞大光明，就先得把卢根挤出去，于是就演出了一场狗咬狗的丑剧。

联合电影公司在当初开张时的计划募股额是白银三百万两，除了用发行股票的办法已从中国人民头上骗到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两外，尚缺一百零八万三千两。当时卢根很着急，还在想方设法地派人到处兜售股票。可是狡猾的美国佬格兰马克却想出了一条毒计，他拍拍卢根的肩膀说：“朋友，你不必为兜售股票的事操心了，余下的不足之数由我的国际抵押银公司全部承购下来好了。”格兰马克虽然在口头上承购了这部分股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而只是挂了一笔帐。卢根虽然也知道这笔帐是不兑现的，但在当时无法可想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办了，而且这样一来，对外边来说，多少也带有一些欺骗作用，以便他在影业界招摇撞骗。

到一九三三年九月，联合电影公司的资本一方面由于格兰马克、卢根等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任意侵吞；另一方面，由于建造新屋而把大量资本变成了不动产，因此可以运用的资本日益短绌。而这时，卢根为了进一步并吞同业又把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格兰马克瞅准了这个机会，来了个“釜底抽薪”：他不但叫国际抵押银公司拒绝支持联合电影公司，而且煽动

七家商行以債權人名義聯名向美帝國主義駐在上海的所謂“按察使署”控告，要求清理聯合電影公司的財產來償還債務；另外，他又去唆使大光明地產的地主借口大光明已有四個月未付地租而要按照租契規定收回租地。光在幕後指揮還怕不夠，為了給盧根以更大的壓力，他又親自出馬，以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向“按察使署”控告盧根，指控他擔任總經理主事“未克盡職”，以至對於債務無法履行，並直截了當地要求“按察使署”派人去接管大光明。盧根在內外夾攻之下，一場好夢就此完蛋。大光明由“按察使署”派去的所謂公証人接管，聯合電影公司也宣告破產清理。盧根的野心雖然沒有實現，却已經撈了一把，格蘭馬克的目的也達到了。

聯合電影公司的垮台不過是格蘭馬克耍弄的一套把戲，拿下這塊招牌，他馬上掛出了國光公司的新招牌，暗中移花接木，把大光明接了過去。新招牌還是老花招，開設國光公司的本錢仍然是從中國人身上得來，中國人投入的資本占全部股本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五。雖然這個公司的資本絕大部分是中國人的，但中國資本家喪心病狂，依附帝國主義勢力，想從中分取一杯殘羹，使企業實際上被美帝國主義所控制。

## 既是文化侵略，又是經濟掠奪

大光明電影院只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個據點。像大光明這樣專門放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在上海還有好多家，其他大部分的電影院也經常放映美國電影。

这些美国影片，大量地散布了色情、凶杀等没落的美国生活方式，宣扬了美国如何富强，白种人如何优越等反动的观点。

早在“老大光明”时期，该电影院就放映过一部名为《不怕死》的影片，这部影片完全颠倒黑白，污辱我在海外的华侨。美帝国主义不但拍了这样公开污辱我国人民的影片，而且还居然拿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放映，这是凡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谁也不能容忍的。老大光明电影院放映该影片的第一天，爱国的观众就纷纷向电影院提出了抗议，后来被迫停止放映这部影片。另一家光陆戏院在下一天还照样放映《不怕死》。可是一天映下来，座椅大部分开了花脸，被划上“×”的刀印。光陆戏院老板在群众的制裁下，也只得停止放映《不怕死》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政府把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主权进一步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在电影方面，随着《中美商约》的签订，美国反动、色情、凶杀的黄色影片更加源源不绝地流入了中国。据统计，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为止这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单在上海一地进口的美国影片即达一千八百九十六部之多。根据这一时期上海各大报纸所登的首轮影院映出美国影片的广告统计，仅仅是长故事片就有一千零八十三部，大部分是好莱坞的米高梅、环球、哥伦比亚、华纳、二十世纪福斯等八大影片公司的出品。

美国电影就像鸦片一样，不少人因经常看美国电影而中毒；有的人因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弄得家庭破裂，有的人竟堕落成为盗贼，走上了罪恶的道路。解放前，上海有一个姓翟

的青年，他在中学时期就经常看美国电影，他把美国电影里的强盗当作英雄，对他们衷心崇拜。因此，他在自己衣饰和动作上竭力模仿他们。在大学读书时，由于迷恋电影中的美国生活方式，他恣意吃喝玩乐，家庭给他的钱渐渐不够他的挥霍，当他无钱花费时，就自然而然地学起了美国电影里的那一套，他冒充国民党反动军人、开空头支票、敲詐、欺騙，干着各种罪恶的勾当，因此他也曾几次进过国民党的警察局。但是在国民党統治的社会里，有钱可以消灾，他父亲曾一次又一次地花钱把他保了出来。上海解放初期，这个姓翟的大学生因为中毒过深，仍然不知悔改，竟然发展到伙同其他几个同样的大学生，弄了一支手枪，过起搶劫的生活来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当他带了另外两个同伙回家时，公安部门的同志把他们逮捕了，这时他还只有二十一岁。另外，还有一个姓翟的青年，在大光明看了美国电影《蒙面大盜》后，中毒很深，为了搶劫家里的钱财，竟仿效电影中的凶杀场面，拔出匕首刺死了自己的父亲。以上不过是美国电影毒害我国青年的两个例子而已。

美国的反动影片象潮水一样涌进我国，它不仅在精神上毒害了我国人民，而且也刮去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从大光明成立起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为止，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美帝国主义从中国刮去了多少钱，这笔帐已经难以计算了，但是我們还可以从某一时期的统计数字中来看出一个大概。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解放为止，好萊塢的八家影片公司从中国汇出暴利就有五千六百万美金之多。

美帝国主义虽然在上海控制了不少象大光明电影院这样

的进行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据点，但它并不满足，它的野心大得很。在一九四八年，美帝国主义曾企图搬运三百所所谓“活动房屋电影院”到中国来，连同放映机、银幕、椅子、门票乃至窗帘等都已在美国准备齐全；还有，就在现在南京西路新建的上海杂技场的这个地方，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曾计划建造一座比大光明更豪华的电影院，设计图纸都画出来了。以上这些侵略计划，只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美帝国主义觉得在这样的局势下投下赌注恐怕不大牢靠，才没有伸出它侵略的黑手。

\*

\*

\*

大光明电影院含垢忍辱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上海解放后，美帝伸向大光明电影院的魔爪被彻底割断了。新生的大光明电影院，以崭新的面貌站在人民的面前，它再也不是美帝国主义从精神上来毒害中国人民的据点，也不再是美国大老板手中的摇钱树，而成为千百万市民获得精神食粮、接受阶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场所，也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地方。它的观众也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绝大部分的观众是工农兵和国家干部，过去想也没想过能到大光明来的郊区农民也成了这里的座上客。一九五八年，大光明改建成了宽银幕电影院，声光设备比过去更加优美，更加完善。它含着胜利的微笑把一批又一批的观众迎进来，让大家从形象化的教育中受到有益的启示，汲取丰富的养料，在跨出宽敞的大门后，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奔向各条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美国强盗华尔和洋枪队

佳 就

大概老上海还会记得：很早以前，在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里，有一个叫什么“常胜军纪念碑”的东西。这个碑纪念的“常胜军”是怎样一批家伙？他们干的是些什么勾当？要讲这些故事，还得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谈起。

### 狼 狈 为 奸

中国人民因为忍受不了外国殖民强盗的侵略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一八五一年一月（道光三十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革命的火焰几乎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大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一八六〇年五月（咸丰十年閏三月），太平军打破了清军包围天京（现南京）的所谓“江南大营”，接着就乘胜东进，没有多少时间便攻克了丹阳、常州、苏州、嘉定、青浦、松江等许多重要城镇，兵锋直指上海。这就使得中外反动派大起恐慌。因为自从太平军进军东南以来，东南各地的地主、官僚纷纷逃奔到上海的租界上，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的保护之下。外国侵

略者看到这許多“財神爷”抱头逃命而来，正是发财的好机会，当然不会拒絕。这样，就使“租界”里的人口空前激增，从二、三万人增加到几十万人。这时上海的租界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又是中国地主、官僚、买办的安乐窝。

当时太平軍大兵压境，而清政府駐守在上海的軍隊又只有三千人。这样紧张的形势，急坏了在上海的地主、官僚、买办們，他們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无耻地加紧和外国侵略者勾結。

一八六〇年五月間，就由苏松太粮道杨坊出面，要求外国侵略者代守上海城；六月初，上海道台吳煦也写信給外国侵略者，要求他們派兵駐防上海附近的嘉定、太仓一带。

太平軍逼近上海，早就叫外国侵略者担心了。中国的地主、官僚、买办的无耻要求，正中他們的下怀，那有不同意之理！可是英法侵略者的軍隊，这时大都集中北方在打压服清政府的第二次鴉片战争，留在上海的不多；要抽調回来，一时又不可能。加上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又发展很快，这就使在上海的美英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伪装中立。帝国主义对清政府作战的目的，是要清政府进一步屈服，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这两方面，从他們的实际利益出发，当然是支持清政府，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早在六、七年前，美国駐华公使马沙利給国务卿麦西的报告中就說：“美国最高利益，是支持清政府，而不是看着中国变成普遍无政府状况的戏场。”既要伪装中立，又要支持清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駐沪領事的直接指使下，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組織了一个所謂洋枪队。

## 一笔肮脏的交易

华尔是何許人也？这里，让我们来揭露一下他的罪恶历史。他全称叫弗烈德利·湯逊·华尔。华尔是他的姓。一八三一年出生于美国新英格兰州的一个船主家里。在他十六岁时，就参加了汉麦頓飞剪船对中国贩卖鴉片的侵略活动。一八五一年他第二次来中国，还在吳淞口的一只美国鴉片躉船上干过海贼的生涯。他没有受过完全教育，仅在美国陆军学校鬼混了一年，学了一些杀人的勾当。由于他脑子里充满了海贼剽掠的狂热，自十六岁起，除了一再来中国干贩卖鴉片的勾当外，时而参加中美洲的海贼队，时而在拉丁美洲作浪人，时而参加法国军队。一八五九年华尔第三次来中国。到上海后，他受雇于“孔子号”炮舰。这是一艘美国制造的汽船，由美方卖给清政府，用来攻打太平军的。

由于华尔的这段强盗历史，才被美国駐沪領事所选中。在美国駐沪領事的指使下，华尔草拟了一个組織洋枪队的計劃，去见苏松太糧道杨坊。杨坊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道員，他本来是个大买办，由商而官，亦官亦商。他和上海的外商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別和美商的交往更密。从杨坊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外国殖民者的走狗、奴才。

当太平军攻下苏州前后，他就吓得坐臥不安，一日数惊。正在想方设法請求他的亲爸爸——外国殖民者出兵保护上海。现在听说华尔来訪，就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請见。